

# 《尖塔頂上的易卜人生》

【第二稿】

【注意：劇中所有角色，包括男女角色，均由男演員演繹。男性角色由演員戴面具演出，而女性角色則由男演員們用「真面目」演繹。】

## 身份的解拆

【演出的空間裡懸掛了三幅未完成的肖像。它們分別處名為《玩偶之家 A doll's House》的娜拉、《海達蓋伯樂 Hedda Gabler》的海達達和《群鬼 Ghost》的阿爾文太太。】

【觀眾進場時，眾男演員正在描繪肖像，起初只有粗線條的輪廓，然後慢慢出現了整體的形男演員任意妄為，肆意玩弄這三個女性的肖像。】

【突然，原來肖像的名字被刻意除去，然後被演員隨意逐一冠上其他我們熟悉的女仕的名字或稱呼：陳方安生、戴安娜王妃、蘇絲黃、慈禧太后、昂山素姬、女長毛、國務卿賴斯、柯德利夏萍、李麗珊、李麗珍、慾海肥花、李英愛、女蝙蝠俠、川島芳子、張小嫻、江青、……等等等等】

【男演員繼續將這幾位女性的肖像肆意玩弄，甚至令人產生厭惡的感覺。】

## 權力的遊戲

【一切淡去，只剩下娜拉的肖像。】

【標題浮現「這是一場權力的遊戲」。】

【一頓】

【明快節奏的音樂突然響起。眾演員戴著面具，揮舞著節日用的裝飾物(也像逗玩寵物的小道具)，搖動著身軀進場】

【唯一一位演員，沒戴面具進場，他飾演娜拉。】

娜拉： 我名叫「娜拉」。準確來說，是易卜生創造的「娜拉」，屬於《玩偶之家》這個劇本裡的「娜拉」，1879 年出生，現在已經有 108 歲。【一頓】怎麼樣？如果你有 108 歲，樣子也會跟我不差不多吧。

男演員一： 【拿著道具在娜拉面前揮舞】來，跳吧！娜拉，跳舞吧！

娜拉： 【依著吩咐跳舞】我也年輕過。當我下嫁給我的丈夫時，我還很年輕。

丈夫： 【繼續逗娜拉玩樂】來！為我跳舞！

娜拉： 他就是我的丈夫。是個照顧家庭的男人。

丈夫： 妳是我的小天使！妳是我的小寶貝！

娜拉： 是！我是你的小天使！我是你的小寶貝！

丈夫： 妳的一切都要依我！都要順我！為我跳舞，逗我開心。

娜拉： 【跳至瘋狂】我必會依你！我必會順你！

眾演員： 【加入一起跳舞】妳的名字是女人，你的責任是聽從！是附和！丈夫不想妳做的---

娜拉： 我決不做！

丈夫： 記住，在家裡不准吃甜食！

眾演員： 不准吃甜食！不准喧嘩！不准發脾氣！不准提出反對的意見！

娜拉： 知道！

眾演員： 知道！是！我明白！沒問題！一切都依你！

丈夫： 因為妳還是個不懂事的小孩子。

娜拉： 我決不做你不贊成的事。

丈夫： 對，關於理財，我有我的主意！不借錢！不欠債！

娜拉： 知道，我會緊記的！

丈夫： 只要妳一欠債，家庭便會不美滿，生活就會不自由。

眾演員： 記住：不借錢！不欠債！不借錢！不欠債！不借  
錢！不欠債！不借錢！不欠債！

娜拉： 除了一次！

眾演員： 除了一次？！

娜拉： 僅此一次。

眾演員： 噢！

【眾演員感萬分驚訝，向著娜拉目瞪口呆。】

【一頓】

【有人突然走近丈夫，將他的耳目掩蓋】

丈夫： 【自言自語】你永遠都不會知道養活一家人要花多少金錢。粉飾大屋、購置家具、華麗的衣服、每日的飲食、精緻的美點、小孩子的教育、每月一家大小保險費、水費、電費、煤氣費、交通費、偶而全家外出吃餐飯動輒便要六七百塊、今年港燈又要加費、每月的樓宇按揭供款...全部都是由丈夫一人承

擔的。我也樂意承擔。這是我的責任。

【眾演員慢慢向娜拉迫近，像要她迫供】

娜拉： 那時……我的丈夫病倒了，身體壞得很……我是迫於無奈的。

眾演員： 妳竟然沒有在妳丈夫面前老實說話？！

娜拉： 我其實是救了他的命。記得早前我們去了意大利旅行嗎？

眾演員： 我知道。

娜拉： 靠著那次旅行，他的性命才能保得住。

眾演員： 你們所花的錢都是妳父親給你們的。

娜拉： 不錯，他是這樣認為的，可是爸爸一個錢都沒有給我們，是我籌得那筆款項的。

眾演員： 是妳？那麼一大筆款項？

娜拉： 你覺得怎樣？

眾演員： 妳不會是借來的嗎？

娜拉： 不會？為什麼不會？

眾演員： 如果得不到丈夫的同意，做妻子的是不可能借到錢。

娜拉： 做妻子的也要有辦事能力，懂得想法子——

眾演員： 我實在不明白——

娜拉 好像我這樣美麗的女人很容易找到愛自己的人，然後向他要錢的——

眾演員： 妳不覺得妳這樣做太卑劣嗎？

娜拉： 我爲了丈夫的性命這樣做也算卑劣嗎？

眾演員： 妳不應瞞著他！

娜拉： 可是一讓他知道這件事，他的命就保不住。你明白嗎？不只這件事，甚至連他自己的病情也不能告訴他。醫生跟我說，除非讓他到南方過冬，否則沒有其他辦法救他的命。那時候，我們怎會有這麼多錢花？我唯有假意告訴他，我也要像其他年輕太太到外邊遊玩，我甚至暗示可以向別人借錢。

眾演員： 噢，他最反對跟人借錢的。

娜拉： 那麼，你可以想像他的反應了。我對自己說：「唯有自己想辦法，反正我一定要救他的命。」

丈夫： 【在另一角落忙著公事，被人用布蒙了眼睛，也用耳罩蓋著耳朵】我是男人大丈夫，養活家庭是我的責任。所以我努力工作，再工作，在企業中慢慢向上爬，地位越攀越高。你看，我現在被晉升爲經理，是高級的管理人員。過往在我上面的現在也在我腳

下了。一個人有了穩固的地位和豐富的收入真快活！

眾演員： 【向娜拉】妳哪有金錢還給人家呢？

娜拉： 我唯有節衣縮食。將錢省下來還給人家。

眾演員： 不會吧，完全看不出來呢。

娜拉： 我只從自己身上省下錢來。因為，我總不能讓丈夫和孩子捱餓，也不可以穿得不夠體面。至於自己方面，則花些少心便可以應付過去了。

眾演員： 那還不夠吧！

娜拉： 我還瞞著他替別人作抄寫的工作，然後儲下工資給人家還錢。所以每天都只能睡很少呢。

眾演員： 爲什麼不跟他說妳爲他所做的一切？

娜拉： 虧你還問，他最憎恨的就是向人借錢。再說，他是個這麼好勝要面子的男人，如果讓他知道他受了女人的恩惠，必令他慚愧萬分。

眾演員： 你打算永遠不打算告訴他？

娜拉： 也許有一天——當我沒有了今天的外貌，他不再這麼喜歡看我跳舞的時候——這個秘密或者可以令他再次愛上我，就好像我依然美麗時一樣。

眾演員： 娜拉，妳真有辦法。

娜拉： 如今，我的負債幾乎還清，丈夫又升上了企業的高位，成為經理……而我又掌握了作為妻子的最有利的武器——

眾演員： 最有利的武器？

娜拉： 就是一個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的秘密——

眾演員： 秘密？

娜拉： 為丈夫作出了偉大的犧牲！

眾演員： 妻子為丈夫犧牲！多麼令人感動啊！

娜拉： 這個秘密就是我的擋箭牌，憑著這個擋箭牌，我可以擁有永遠的幸福的生活了！

眾演員： 噢，還有誰可以比妳更懂爭取幸福呢！

娜拉： 幸福的生活已經來臨了。【快樂地不停轉圈】

【一頓】

眾演員： 【半唱誦的說話】幸福的婚姻！幸福的女人！有誰  
比起擁有幸福的婚姻的幸福女人更幸福？幸福！

【突然傳來敲門聲，一切靜止。】  
【敲門聲又再響起，比先前的更狠。】

眾演員： 【向娜拉】小姐，有位男仕找你。

娜拉： 讓他進來。

【其中一位演員換了男一個面具進場】

- 債主：           【向觀眾】我是娜拉的債主。
- 娜拉：           你爲什麼闖進我的家？我每個月都按時還錢，也沒有少付一分錢利息。
- 債主：           我來——
- 娜拉：           在還錢這方面我是無可指責的。
- 債主：           我來不是——
- 娜拉：           我現在不怕你了，過了一月一日，我便將所有餘款還清。
- 債主：           我來不是爲了妳的債項。
- 娜拉：           那是爲了什麼？
- 債主：           妳的丈夫。
- 娜拉：           我的丈夫？！
- 債主：           對，妳的丈夫在不久的將來便會晉升爲經理——
- 娜拉：           這麼快就傳到你的耳中，真的好事傳千里。
- 債主：           那麼他便是我的上級了。
- 娜拉：           那有什麼大不了？

債主： 問題就在這裡。【一頓】相信妳跟別人一樣，一定聽說過好些年前我出了點亂子，雖然未至於要鬧上法庭，但往後的日子全被人家封了似的，沒路可逃。我什麼事情也都得幹，狠狠的幹。但兒子現在大了，爲了他們的前途，我必須盡快恢復我的名譽，好好向上爬，重新再做人。我難得在銀行裡得到個小小的職位，這是我往上爬的第一步，想不到妳丈夫要將我一腳踢下來，要我再跌進深坑裡。

娜拉： 我實在沒有能力幫你呢。

債主： 只因爲妳未盡全力幫助我。但是我有辦法逼妳這樣做。

娜拉： 你要將我向你借錢的事告訴我丈夫？

債主： 要是我真告訴他又怎樣？

娜拉： 這麼快就揭穿真相多麼不夠有趣啊！啊，其實早點讓他知道這個主意也不錯，那麼他便會替我立刻還清所有債務，讓我有餘錢可以買幾套新衣裳。

債主： 妳好像還未清楚事件的嚴重性。這是妳借錢時所簽下的借據。還有妳的擔保人——妳父親的名字。

娜拉： 那又怎樣？

債主： 請問妳的父親是幾多日去世的？

娜拉： 九月二十九日。爲什麼這樣問？

債主： 那就奇怪了，爲什麼妳的父親死了三日後才在借據上簽名呢？

娜拉： 這是因爲...

債主： 這張借據是十月二日才簽名的。還有，妳父親的筆跡跟妳的這麼相似，可以解釋一下嗎？

娜拉： 不是他的親筆。是我簽的父親的名字。

債主： 夫人，妳知道不知道承認這件事非常危險？

娜拉： 怎麼見得？反正我欠你的錢都快還清了。

債主： 如果我將這文件送上法庭，恐怕妳立刻會嚐到身敗名裂的滋味。

娜拉： 當時我的父親已經病得不省人事，我不可以再爲這種事使他增添煩惱！這只是爲了我的父親！

債主： 法律是不容許這種事情發生的。

娜拉： 我做的一切都是爲了丈夫和父親，那有什麼錯？

債主： 法律是不考慮動機的。

娜拉： 難道法律不許女兒想法子讓病得快死的父親少受些煩惱嗎？難道法律不許老婆營救丈夫的性命嗎？

債主： 【一頓】 妳要妳令的丈夫恢復我的職位。

【一頓】

丈夫： 【仍然被人蒙了眼睛，但行爲反應就與視力正常的人無異】 我的小天使，你竟然跟這種人談話？！他的行爲是卑劣的模範。

娜拉： 他犯了什麼罪行？

丈夫： 偽造簽字。妳明白這四個字的意思嗎？

娜拉： 我想我懂吧！

丈夫： 這麼多年，他一直在欺騙撒謊，害他自己的女兒、家庭活在痛苦之中，所以我說他的品行已經墮落到不可救藥的地步。

娜拉： 欺騙撒謊？！

丈夫： 我的寶貝娜拉，答應我，永遠都不要再跟他說話，好嗎？而要我則沒可能再一起跟他共事了。

【一頓】

娜拉： 我想我沒辦法幫你。請你將借據還給我！

債主： 【一頓】 放心，我還未打算起訴妳。

娜拉： 告訴我，你要多少錢？我會設法子爲你籌的。

債主： 我不是要錢！

娜拉： 那麼你究竟想要什麼？

債主： 我告訴你，我要恢復我的社會地位。我想往上爬，你丈夫一定要幫我的忙。在過去一年我一件壞事沒有幹。我只是忍耐著咬緊牙關一步一步向上爬。現在我又被人一腳踢下來。現在我即使回到原來的位置也決不罷休，我要爬得更高！我要在銀行裡爬得更高。妳丈夫必須給我添個新的職位！

【一頓】

娜拉： 要是你的小寶貝要你答應一件事——

丈夫： 唔？

娜拉： 你肯不肯答應她？

丈夫： 我得先知道是什麼事？

娜拉： 要是你答應，我會化身小松鼠在你面前耍戲給你欣賞。

丈夫： 好吧，快說是什麼事？

娜拉： 要是你答應，我會化身成小鳥整天在你面前唱歌給你聽。

丈夫： 反正妳都要唱給我聽。

娜拉： 要是你肯答應我，我變成仙女在月亮底下為你跳舞。

丈夫： 娜拉，妳莫非想說今天提過的事情？

娜拉： 是，我求你答應我！

丈夫： 你竟敢再提那件事？

娜拉： 是，是，爲了我，你一定要將他留在銀行裡。

丈夫： 我要說多少遍你才會清楚？！銀行裡已經知道我要辭掉他——如果消息傳了出去，豈不是讓人都知道新經理被自己老婆牽著鼻子走？！爲什麼女人總替自己著想，難道你要銀行裡的人都取笑我？說我耳朵軟，沒主見。妳可以想像這樣子我難很前途的。另外，還有個原因。

娜拉： 是什麼原因？

丈夫： 他跟我一起上大學時，他替我改暱稱(花名)，不管有沒有旁人，總喜歡大大聲叫。如果讓他待在銀行裡，他還像以往一樣沒完沒了叫我的暱稱，那我豈不成了大笑話，銀行的新經理將要被人取笑得太不像話了。

娜拉： 你是在開玩笑吧。

丈夫： 我爲什麼要跟妳開玩笑？

娜拉： 你這種做法未免太計較吧！

丈夫： 妳說什麼？我太計較？

娜拉： 不，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丈夫： 好，既然我是計較的人，或者，這事應該來個了斷。

【丈夫將封信交給債主。債主接過信，拆開細閱。】

娜拉： 這是什麼？

丈夫： 正式解僱他的通知書。

娜拉： 不！

丈夫： 我不是個計較的人嗎？

娜拉： 完了！一切都完了！

【債主看完信後，拿出另一封，交給丈夫。】

丈夫： 【問債主】這是什麼來的？

債主： 你看過就會明白，內裡解釋一切的來龍去脈。

【丈夫接過信，解開被蒙的眼睛。拆信細閱。】

眾演員： 【問娜拉】你感覺怎樣？

娜拉： 從今以後再也見不到他了！永遠見不到他了，永遠  
再不見了！也見不到孩子！

眾演員： 妳想怎樣？

娜拉： 他現在已經拿著信了。事情總會完結，但爲什麼總  
是這麼慢？！讓我趕快將它完結吧！

眾演員： 妳想尋死？！

娜拉： 是！【欲走，給眾演員拉著】讓我走！放開我！

眾演員： 不！妳的價值就沒了？！

娜拉： 他一定不會原諒我。

眾演員： 妳不曾相信他會爲了妳所作的而感動嗎？

娜拉： 是，這是個奇跡。

眾演員： 妳不是個好太太嗎？

娜拉： 怎樣才是個好太太？

眾演員： 你的丈夫是個了不起的丈夫，你沒半點功勞嗎？【終於放開娜拉】

娜拉： 我有功勞？！

眾演員： 【拿出書本】這書叫做「成功的丈夫有賴你」。讀書裡的內容】你給他不斷電的愛情能量」、做他的避風港和充電站」

娜拉： 對！

眾演員： 「照顧他的起居飲食」、做他全年無休的健康顧問」...

娜拉： 有！我有！

眾演員： 「妳不亂花錢，老公就不會有憂鬱症」...

娜拉： 我沒有亂花錢！

眾演員： 「妳也可以把家變成天堂！」

娜拉： 我將他的家變成樂園！我也將自己打扮成他的小寶貝、他的小天使、他的小松鼠！是他的玩偶！

眾演員： 那他就成了「成功的男人」！全靠你了！

娜拉： 對，全靠我！

眾演員： 那麼你應該相信有奇跡的可能了！

【一頓】

丈夫： 這些都是真的嗎？他信裡的話都是真的嗎？

娜拉： 全是真的。我只知道我愛你，其他什麼都不要管。

丈夫： 廢話。你這賤婦——竟幹得出這種好事！

娜拉： 讓我走！別擋著我。

丈夫： 別裝腔作勢了。快老老實實把事情招出來。你知不知道自己幹的是什麼事？！快說！你知道嗎？

娜拉： 我不是你的太太嗎？

丈夫： 說！

娜拉： 【慢慢變得冷靜起來】我現在完全明白了。

丈夫： 好像做了一場惡夢醒過來！整整八年，沒想過我最喜歡的女人原來是個偽君子，是個專門撒謊的人，不，是個大罪犯！真是可惡極了！哼！可惡！可惡！其實我早就應該知道！你的父親已有前科，他的女兒也不會有好結果的！你們都不信宗教！不講道德！沒有責任心！當初我爲了妳，替妳父親彌補過錯，現在卻得到這樣的報應！妳斷送了我我一生的幸福！我的前途也因爲妳而完全無望了！想起真可怕，我被一個壞蛋抓著話柄了！他要我怎樣我就要怎樣。他可以隨便擺佈我，我不能不依他！我這場大災禍都是妳這個賤女人惹來的！妳這個賤女人！

娜拉： 好，如果我死了，便一了百了！

丈夫： 廢話！妳死了，我有什麼好處？！一點好處都沒有！他還是可以將事情傳開去！人家甚至會懷疑我是跟妳串通的，是我出主意要妳這樣幹的！這些事我都得謝謝妳！結婚以來我這麼疼愛妳，想不到妳這麼報答我。現在妳明白妳給我惹的是什麼禍嗎？

娜拉： 我明白！

丈夫： 這件事無論如何不可以讓人家知道。我們倆——  
表面上照樣過日子——不要作任何改變，你明白  
我的話嗎？妳當然還要在這兒住下去，但孩子是不  
能再交到妳手裡了！我不敢再把他們交給妳管教！  
從今以後再說不上什麼幸福不幸福，只有想法子怎  
麼挽救、怎麼遮蓋、怎麼維持這個殘破的局面！沒  
希望了！沒希望了！

【債主將借據交還給丈夫。】

債主： 還給你。

丈夫： 這是什麼？

債主： 娜拉簽下的借據，是唯一證明娜拉罪行的證據。

丈夫： 你將它還給我？

債主： 是，我不需要了！

【丈夫拿著借據，一副不敢相信的樣子。】

眾演員： 爲什麼？爲什麼？爲的是什麼？

債主： 我無須向你們交待！現在這些對我都沒有用處了！  
因爲我找到其他到重要的事情！更值得我花精神的  
事情了！我不想再爬更高位，我願踏下來了！

眾演員： 這豈不是很荒謬嗎？

債主： 還不及接著發生的事情荒謬。

丈夫： 我幾乎不敢相信！我沒事了！我沒事了！

娜拉： 我呢？

丈夫： 當然沒事了！我倆都沒事了！妳看他把借據還了給妳。他說這件事非常抱歉，要請妳原諒——管他寫什麼，我們沒事了！現在沒有人可以傷害妳。我們就當是發了一場夢吧！【將借據撕成粉碎】

娜拉： 真的？

丈夫： 妳好像還沒相信！我原諒了妳，我真的原諒了妳！我知道妳幹那件事都是爲了愛我。但妳沒經驗，用錯了方法！我會因爲這樣便不愛你嗎？當然不會！我會更加疼惜你，否則我還算是男子漢大丈夫嗎？剛才我說的話妳別放在心上，我已經饒恕了妳。

娜拉： 謝謝你饒恕我。

丈夫： 妳是隻受驚的小鳥，不用害怕。到了明天，所有事情都會照老樣子，妳仍然是我的小寶貝。噢，難道我會捨得把妳攆出去嗎？就算是責備，我也絕對不捨得。娜拉，妳不明白男子漢的好心腸。要是男人饒恕了他的太太，從心坎裡有就會有股無法形容的暢快，是真正的喜樂！我以後都會繼續愛惜妳，像

小孩子一樣寵壞妳。日後都依足我，由我指點，什麼事都由我作主。來，繼續陪我玩！

娜拉： 我不想玩。

丈夫： 那為我跳舞！來！跳！

娜拉： 我不想跳舞。

丈夫： 妳是我家中的小寶貝，妳理應為我跳舞。

娜拉： 我想跟你談話。

丈夫： 我們不是正在談話嗎？

娜拉： 我們結婚八年了。我們從來沒在正經事情上頭談過一句正經話。

丈夫： 正經事情不用妳操心。

娜拉： 我們的問題就在這兒。你從來就沒了解過我。你何嘗真愛過我，你只是拿我消遣。把我當作一件玩意兒。

【丈夫開始在一旁只管自己跳舞，動作像在逗引娜拉的注意。】

娜拉： 所有事情都歸你安排。你愛什麼我也愛什麼。現在我回頭想一想，這些年我在這兒簡直像個要飯的乞丐，要吃便開口。我靠著給你耍把戲過日子。可是你喜歡我這麼做。我現在這麼沒出息都要怪你。

丈夫： 【跳得投入非常】妳在這兒過日子難道不快活？

娜拉： 不快活。過去我以為快活，其實一點也不快活。

丈夫： 什麼？！不快活？！

娜拉： 只不過說說笑笑湊熱鬧罷了。你一向待我很好。可是我們的家只是一個遊玩的地方，從來不談正經事。在這兒我只是你的「玩偶」！這就是我們的夫妻生活！【娜拉也跟丈夫一起跳雙人舞】

丈夫： 好，讓我教育妳怎樣成爲一位好太太。

娜拉： 你配教育我嗎？

丈夫： 好女人的價值在於培養成功的男人；好妻子的目標是塑造體貼的丈夫。

娜拉： 我不相信這套了！

丈夫： 那麼妳現在相信什麼？

娜拉： 【一頓】我要離開你！

【娜拉拿出套環和繩索，套在丈夫的身上。丈夫繼續跳舞，間中掙扎，但受著娜拉的拉扯，兩人就像動物與主人、奴隸與主子間的角力。】

丈夫： 爲什麼？

娜拉： 因爲我不再愛你。

丈夫： 妳跟我一起生活不是感到很幸福的嗎？

娜拉： 起初還不錯。我還以為奇跡真的會降臨。但是，我剛才看見你的模樣，危機來臨時，你不是怕我有危險，你是怕你自己有危險；然後危機過去後，你可以裝著若無其事，吩咐我做回隻乖乖的小鳥，做的你娃娃。噢！我簡直就是跟一個陌生人同居了八年，還替他生了三個小孩，想起來真難受！我恨透自己沒出息，妄以為奇跡會發生！

丈夫： 【一頓】你真的要離開這個家庭？

娜拉： 是。

丈夫： 妳要丟下孩子不管？

娜拉： 是。

丈夫： 妳完全忘記了自己作為妻子，作為母親的神聖任務嗎？

娜拉： 這些我都不相信了！

丈夫： 你就不怕別人說妳閒話？被人取笑嗎？

娜拉： 不怕！

丈夫： 妳為什麼變成這個樣子？

娜拉： 因為我發現了一個真理。

丈夫： 什麼真理？

【娜拉拉著丈夫，爬上更高的位置。】

娜拉： 我馬上就要走了。

丈夫： 不，妳不要走！丈夫不能沒有了妻子！孩子不能沒有了母親！我不許妳走！

娜拉： 對不起，你不許也沒用。我已經不能再跟你生活在一起。我只會執拾幾件簡單的行李——

丈夫： 你究竟發現了什麼真理？讓你非離開不可？

娜拉： 【繼續向上爬，將丈夫拖上更高的位置】從今以後我都不能只相信大多數人的說話，我必定要用自己的腦袋想清楚。

丈夫 難道妳不再相信宗教呢？

娜拉： 我由今日開始都要好好將宗教想清楚。牧師對我所講的究竟對不對，對我是否合用。

丈夫： 道德觀念呢？

娜拉： 我不再信那些道德和法律是正確的。

丈夫： 妳精神是否錯亂了？

娜拉： 我從來都沒有比現在更清醒的了。

丈夫： 【被娜拉用繩索網綁於高位，動彈不得】妳不要離開我，我實在無法想像沒有你的日子。

娜拉： 如果你無法想像，我更加要離開你。

丈夫： 難道我永遠只是個陌生人？

娜拉： 再見。

丈夫： 告訴我，妳至少要告訴我，妳發現了什麼真理令妳  
非離開我不可？

娜拉： 我發現了——我發現了——

【一頓】

### 思辯的遊戲

【另一邊廂，有位男演員換上牧師的面具進場。他有神職人員高傲的形象，卻又面目猙獰，魔鬼一樣。他站在講台主持婚禮，說話口齒不清，發音模糊。不能被觀眾辨識的字用「 $\oplus$   $\cap$   $\int$   $\triangle$   $\odot$ 」等符號代替。】

牧師： 妳當然不能離開妳的丈夫。妳要好好想清楚作為妻子神聖的責任。

娜拉： 我還有別的同樣神聖的責任。我說的是我對自己的責任。

【娜拉奔走離場】

【節奏轉變，變為急促節奏，音調怪異，難聽非常的「結婚進行曲」。轉眼間，舞台上只餘下牧師站在講台上，並有一對「新人」恭敬虔誠地站在講台下，虛心接受教誨。舞台上出現標題：「這是一場思辯的遊戲」。】

牧師： 你們是在上帝和眾人面前締結神聖婚約的人。

【其中一位「新人」轉身成為解說者。難聽的進行曲繼續】

解說者： 《群鬼》是易卜生推出《玩偶之家》兩年之後，緊

接完成的作品。當社會各界人仕見到《玩偶之家》裡的娜拉不做「賢妻良母」，決定拋夫棄子，要求個人解放，離家出走之後，易卜生遭到社會人仕，特別是上層社會的大力抨擊，認為易卜生是在宣傳反道德反傳統的思想，散播精神的毒藥。但易卜生並沒有退縮，反而編寫出《群鬼》作為回應，創作出海倫這個角色。

海倫： 【原來是另一位參與婚禮儀式的新人】 牧師，我有事向你求救！

牧師： 妳沒看見我正在忙著為你們主持婚禮嗎？【繼續主持婚禮】 各位親友，我們齊集在上帝面前見證並祝福⊕∩∟⊙與⊕∩∫⊙在基督裏的結合。上帝曾按照祂美善的旨意造男造女，設立婚姻與家庭。∩∫∟⊙，你是否願意跟⊕∟⊙在這神聖的婚禮中彼此以身相許？

男演員： 我願意。

牧師： 海倫，妳又是否願意跟⊕∩∫∟⊙在這∫∟⊙的婚禮中彼此以身相許？

海倫： 【逼於無奈】 願意。

牧師： 非常好。

牧師： 讓我們為他們祝禱，為他們讚美上帝。

眾演員：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牧師： 為了令你們更加清楚婚姻的意義，請聽以下幾段經文。它們都是從神而來的教訓。

海倫： 牧師，你除了是牧師，也是我的好朋友，不是嗎？！  
我需要你的援手！

牧師： 以弗所書，第五章，第⊕∩∫至⊕∩∫⊙節：「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是⊕∩∫∧⊙。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

海倫： 我不能夠再容忍了，我丈夫每日花天酒地，跟外邊的女人胡作非為，胡胡混混。

牧師： 愛是⊕∩∧⊙…忍耐，⊕∩∫∧⊙…愛是……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凡事包容，凡事……⊕∩∫∧⊙，⊕∩∫∧⊙，凡事忍耐。

海倫： 我真的不能再忍受了！我跟他相處了一年，我就受了整整一年的苦！他從來沒有將我當作個人看待！我決心要離開他，離開這個家庭！

牧師： 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的了； $\oplus \cap \int \triangle \odot \dots$ 是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海倫： 我是逃走出來的了，就好像走到懸崖的邊沿，如果沒有前路，我唯有往下跳，於我已沒有回頭路了！求你把我收留吧！

牧師： 你的話語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既 $\oplus \cap \int \triangle \odot$ 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 $\oplus \cap \int \triangle \odot \dots$

海倫： 我丈夫過的什麼日子，他怎麼荒唐，怎麼胡鬧，你不是不知道！

牧師： 兩位，你們既然對對方作出一生忠誠的承諾，我請你們現在就交換信物，並且在婚書上簽字。

【另一位新人立刻簽好婚書，但海倫不依。】

牧師： 海倫！我請你不要再孩子氣了！簽字！

【牧師捉實海倫的手，要她簽字就範。】

海倫： 不！

牧師： 海倫，我勸妳放棄自己的計劃，向妳自己的責任屈服吧！

海倫： 我實在再不能忍受他荒唐不堪，胡鬧非常的日子。

牧師： 做太太的不是她丈夫的裁判人。妳的義務是低聲下氣地忍受上帝在妳身上安排的苦難。

海倫： 上帝爲我安排的……苦難？！

牧師： 但是妳偏偏不肯那麼做，不肯忍受苦難！

海倫： 但我是爲了你才這樣做的啊！

牧師： 【一頓】妳不要損害我的名譽！

海倫： 你是我的牧師也是我的朋友！

牧師： 正因爲是朋友，更不應找我。

海倫： 我盡力爲我將來爭取幸福，有什麼錯啊？！

牧師： 想在這個世界上追求幸福？簡直就是反叛！我們有什麼權利享受幸福？我們只能盡自己的義務！妳的義務就是靠緊妳自己選定的，並且是上帝吩咐你緊貼的那個男人！

海倫： 【被嚇呆】我沒有追求幸福的權利？

牧師： 妳應該感謝上帝。我是上帝的僕人，我會引妳走上正路去盡義務，去找妳自己的丈夫。

海倫： ……

【牧師抓著海倫的手，成功在婚書上簽了字。】

牧師： 上帝阿，婚姻是神聖的約，像 $\oplus \cap \int \triangle \odot$ 一樣。求你賜福 $\oplus \cap \triangle \odot$ 及 $\oplus \cap \int \triangle \odot$ ，叫他們能堅守他們的婚約，敬虔度日， $\oplus \cap \int \triangle \odot$ 奉你獨生子耶穌基督的聖名。阿門。親愛的朋友們，他們需要你們的代禱祝福。你們應 $\oplus \cap \int \triangle \odot$ 支持、愛護、鼓勵並關懷這對新人。

眾演員：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牧師： 平平安安的回去！願慈愛的主恩待你們，叫你們能靠著聖靈的幫助，建立基督化家庭。 $\oplus \cap \int \triangle \dots$ 海倫 $\dots$ 我正式宣佈妳現成為阿爾文夫人了 $\dots \odot \oplus \cap \int \triangle \odot \oplus \cap \int \triangle \odot \dots$ 阿門。

眾演員：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結婚進行曲又再響起，襯托著兩位新人用緩慢及造作的步伐離場。阿爾文太太的變型肖像又再出現。】

解說者： 海倫就是因為她的一位朋友、一位虔誠牧師的勸喻，回到家庭，繼續飾演她的「賢妻良母」的角色！

【屏幕慢慢滲出一些現今香港大部份家庭主婦的生活片段，都是些盡力照顧家庭，如往市場買菜，接送子女上學放學，呆等子女上完興趣班的生活片段等等。她們都是一群在社會忠實地飾演「賢妻良母」的中流砥柱，音樂也刻意地襯托出她們何其偉大。最後影像消失，留下極具宗教色彩的音樂。】

【牧師和阿爾文太太再出場，今次阿爾文太太穿著素色服裝，與之前婚禮的打扮形成強烈的對比。另外，阿爾文太太兒子則躺在一旁。】

牧師： 各位親友，今日我們一起參加阿爾文太太的兒子的安息禮拜。請唱詩。【眾演員唱起溫柔的詩歌】阿爾文太太兒子的英年早逝，都令我們無不為他傷心流淚。我無疑是神的工具，也是各位的精神導師，爲了在上世爲祂彰顯公義，所以我必須要衷心直說，這個家庭所遇上的大部份不幸必須由阿爾文太太負上責任。

阿爾文太太： 我？！

牧師： 對。早在她結婚還未到一年的時候，她背著丈夫跑了，還莫視丈夫的苦苦懇求，妳拒絕回家——

阿爾文太太： 你都瞭解阿爾文當時所過的生活——

牧師： 不錯，我當時的確是聽了很多關於他的傳聞，但妳要做的不是逃避！而且據我所知，你回去跟他一起生活後，他就變得正真善良無可指責了。所以，妳爲什麼要這樣任性，犯下生命中第二個大錯？

阿爾文太太：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牧師： 妳第一次違背了一個做妻子的責任——之後，妳又違背了妳作母親的責任。

阿爾文太太： 我不明白！

牧師： 妳過著一種隨心所欲，玩世不恭的生活；妳的天性常誘妳做出一些缺乏教養和不合情理的事情；妳從不容忍一點約束，妳常常沒有道德觀念地，不理睬自己應負的責任——妳不適合作一個妻子，所以妳離棄丈夫；在妳身上也沒找到半點母性的慈愛，所以你把妳的孩子送得遠遠的，讓陌生人扶養。我警告你，妳爲之人母，妳是有罪的。我有責任告訴妳。

【眾演員又再唱起詩歌，但今次是變了奏的，難聽的詩歌。】

阿爾文太太： 【慢慢地，盡量控制自己】那麼，我也坦白的告訴你。就好像你剛才那樣坦白。

牧師： 當然，妳企圖爲自己的行爲辯護是很正常的。

阿爾文太太： 自從那天我離家出走，一直到我丈夫去世後，你一直都沒有進過我家門。所以，你有關我婚姻生活的意見全是根據謠言。

牧師： 可能是的——這又怎麼樣？

阿爾文太太： 牧師，我現在要把事實告訴你！我過去發過誓，我有一天一定要把這件事的真相告訴你——只告訴你！

眾演員： 【唱】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牧師： 現在是妳兒子的安息禮拜，有這麼多親友在這裡。

阿爾文太太： 既然我的兒子也魂歸天國，我也要向大家還他一個真相。事實是，我丈夫到死為止，他一直是個德行敗壞的淫蕩之徒。

牧師： 妳說什麼？

眾演員： 【唱】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阿爾文太太： 結婚十九年——他還是照樣的墮落，照樣的荒淫——就像你替我們證婚那天一樣。

牧師： 妳意思是——這種看起來似乎是幸福的婚姻，漫長的十九年婚姻生活，只不過是假的，其實背後隱藏著可怕的罪惡。

阿爾文太太： 正是如此！

眾演員： 【唱】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牧師： 我不明白，真相又怎可能一直被隱藏呢？

阿爾文太太： 因為我一直長期的掙扎。我從我的兒子出生後，情況好像好了一點，但維持不了多久！於是我下定決心努力替他掩飾，不讓任何人知道他竟有這樣的一

個父親。但是——後來，發生了最令人可怕的事——他連家裡的女傭也不放過。

牧師： 這不是真的！

阿爾文太太： 我親耳聽見他們竊竊私語——

牧師： 這也不能代表他們幹過這種壞事！

阿爾文太太： 我後來搜集了足夠可信的證據，我丈夫對這個女孩子可說是爲所欲爲，而且還留下了——

牧師： 留下來什麼？

阿爾文太太： 留下了一個私生女！

眾演員： 【唱】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突然阿爾文太太兒子打開眼睛，坐直了身子。】

兒子： 【唱】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就是我生前喜歡的女孩子！

阿爾文太太： 是。

兒子： 我喜歡了同父異母的妹妹！

牧師： 請你安靜，你的母親還未說完。妳怎麼能夠忍受這種事的？

阿爾文太太： 我考慮到兒子，我不得不忍受。

兒子： 爲了我？！

阿爾文太太： 是！當我發現到這次跟女傭人的敗行，我決定將兒子送走，他當時已經快七歲了！他像一般孩子開始懂事，懂得向大人問問題。我不能夠讓他知道自己有個這樣的父親，也不能讓他沾染父親的惡行，我唯有將他送走。現在，你該明白，當他父親在世的時候，我爲什麼不准他踏進這個家。

牧師： 真令人難以想像，妳所做的一切...

阿爾文太太： 從那天起，我變成了我家的主人，我採取了完全的控制——對他，對每一件事情。我努力工作，工作成爲我的寄託。我丈夫所能做到的，只是四肢一攤，坐在書房的沙發上看舊報紙。我曾經勸他要振作，但是毫無用處，他仍樣是犯著同樣的老毛病！

兒子： 那麼，母親妳爲什麼不告訴我全部的真相？

阿爾文太太： 但願我當時有足夠的勇氣，我就會這樣向你吐露這件秘密：「孩子，你父親是個德行敗壞，行爲不乾淨的男人」——我真是多麼懦弱。

兒子： 爲什麼我完全不了解？

阿爾文太太： 因爲在我寄給你的信中，隻字不提，而且還用美好的德行替他掩飾。

兒子： 妳這樣是瞞騙我。

阿爾文太太： 爲了這個尊敬的、理想的父親的形象，不在你心中失去。

兒子： 妳這是多麼的偉大！

阿爾文太太： 我是受了義務的壓迫，再加上對別人的顧慮，就只好一年一年地對你撒謊。唉，我膽子真小——我一直是個膽小的人！我是多麼的懦弱！

兒子： 【一頓】母親，我現在明白了。醫生曾對我說，我身體從一出生就開始衰弱下來。我這麼厲害的頭痛也是從父親荒淫的行爲而得來的，是在兒上身上體現的報應。當時我差點就一拳打在他臉上。我尊敬的父親怎可能犯下這種可恥的罪行。原來，醫生告訴我的，全部是真的。【一頓】媽，我很冷。

阿爾文太太： 兒子，來，伏在媽媽的身上。

兒子： 母親，我從外面回來，被陌生人帶大然後回家之後，我能讓你快樂嗎？

阿爾文太太： 當然，你是我的兒子。

兒子： 妳應該好好享受生活的快樂。

阿爾文太太： 「生活的快樂」？

兒子： 媽媽，妳呆在家裡，不會了解其中的道理，在這裡，  
我永遠找不到生活的快樂。

阿爾文太太： 找不到。在家裡永遠找不到？

兒子： 是。妳不會了解這點的。

阿爾文太太： 你說多些給我知道。

兒子： 在這裡，所有人都將生活看作是一件悲慘不幸的事  
——要儘快的把它完成——在外國，人對生命的  
看法不是這樣的，他們不再相信那種舊式的說  
教。對他們而言，生命事實上本身就是快樂的，奇  
妙的。媽，妳應也有留意我外國留學時所畫的畫全  
部都是關於生活的快樂，不斷的，永遠的快樂。我  
的畫充滿了陽光，充滿了爽朗快活的面孔。那就是  
我害怕呆在家裡的原因，媽媽。

阿爾文太太： 你害怕呆在家裡？

兒子： 我害怕在我本性中唯一可貴的東西都變了質，做成  
無可挽救的錯誤。

阿爾文太太： 原來你懼怕這裡，你懼怕自己的家。

兒子： 妳會好好想想箇中原因嗎？

阿爾文太太： 【一頓】原因？是什麼原因？

兒子： 你真的不知道？

阿爾文太太： ……剛才你提到「生活的快樂」，好像使我有所啓發。

【牧師慢慢將兒子的屍首抱起掛在高位，眾演員用變奏的聖詩伴隨著。】

阿爾文太太： 你早就應該知道你父親，當他還是一個年輕的海軍上尉，是一個充滿著生命的快樂的人。他週身似乎洋溢著光和熱——他充滿了豐富的，愉快的生命力。可惜他被關在這個單調的小鎮上，這裡能給予他的不是真正的快樂，而是放蕩。他生命裡沒有真正的目標，沒有什麼工作可以刺激他的心靈，有的只是呆板的，瑣屑的，日常的工作；他發現這裡沒有一個人可以真正了解他——

兒子： 媽，連妳也不可以嗎？

阿爾文太太： 你的父親找不到任何發洩，我當時也沒有帶給他任何幸福。

兒子： 爲什麼呢？

阿爾文太太： 在我生活中所接受的教訓，都是關於做人的責任，那似乎是最重要的事。一切的事情都歸結於責任的問題上——我的責任——他的責任——你的

可憐的父親，我怕我當時一定將家裡弄得他根本無法發洩。

兒子： 妳應該早跟我說。

阿爾文太太： 我怎可以將你心目中理想的父親的形象毀掉呢？

【牧師終於將兒子掛在「十字架」上】

兒子： 父親！父親！其實我從來不關心我的父親！

阿爾文太太： 你的思想是可怕的。無論怎樣，孩子是應該愛他的父親。

兒子： 媽，妳既然剛發現責任帶給妳的禍害，妳怎麼還相信這些迷信的謊言？

阿爾文太太： 是謊言？！

兒子： 這正是人們不斷堅持，像是鬼魂般，纏繞我們不散的舊思想。

阿爾文太太： 鬼魂。鬼魂。是鬼魂！

牧師： 請問我可以繼續安息禮拜嗎？各位親友請聽以下經文——「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兒子： 媽媽，妳已將我作為祭品奉獻了給鬼魂，不要再與

它糾纏了。我已不成爲你的負累，妳要好好自己一個人繼續活下去。

阿爾文太太： 我沒有了兒子，沒有了丈夫，沒有了家庭，沒有了要飾演的角色，我可爲什麼，也應爲什麼而活？

牧師： 【經文】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

兒子： 我已是死人！我不再成爲妳的負擔！不要再爲死去的鬼魂服務！

牧師： 【經文】——反得永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牧師的頌禱變成了咀咒。】

【屏幕上再次出現「賢妻良母」共聚天倫的畫面。】

【一頓】

### 致命的遊戲

【標題滲出：「這是一場致命的遊戲」】

【海達進場，仔細地安排一場牌局，由洗牌到派牌都一絲不苟。最後賭桌上有四份撲克。】

【丈夫進場，坐在桌旁，拿起其中一副撲克，小心排序。】

丈夫： 【邊說邊跟海達交換撲克】海達，妳是我的太太，我是妳的丈夫。我會無條件對妳好，照顧妳一切所需。

海達： 【用其他的樸克跟他交換】我想享受一個長六個月的蜜月旅行，到意大利等國家。排場絕對不能寒酸，一般富有太太要有的我都要有。

丈夫： 【繼續交換樸克】沒問題。待妳回來之後，我會準備好我們的新居。一所充滿生氣的別墅。裡面有豪華的裝修和簇新的傢具。就是那間我們在星光之下漫步時，妳向我訴衷情說很嚮往的別墅。幸運地，它的女主人剛巧去世，而我相熟的法官又可以助我商議個很好的價錢。

海達： 那晚我只是隨便說說而已。

丈夫： 什麼？

海達： 我見你傻兮兮想不到說話聊，隨便說說而已。

丈夫： 是嗎？

海達： 我要你放棄文學參加政治。

丈夫： 爲什麼呢？

海達： 我要讓你爬往更高的地位。

丈夫： 妳知道我只喜歡終日啃書做研究，哪有能力進政壇做政客呢？！

海達： 我告訴你，我膩得要瘋了！

丈夫： 我有博士學位。我出過一本書，而且還有另一本討論中古時代希臘本土地方的家庭工業的書將要出版！

海達 夠了，夠了！不要再談你的書了。

丈夫： 好，最重要的是【替海達交換一張牌面非常大的樸克】，我已獲大學聘請成爲大學教授，聘請書是我們蜜月旅行中途時收到的，你也看過這信，你很清楚。

海達： 是。

丈夫： 有穩定的收入，生活很快就會變得很富裕。而爲了豪華婚禮、蜜月旅行和新居所欠的債項也可以慢慢還清。

海達： 我是將軍的女兒，名門望族的後人，我根本就討厭寒酸的生活，我應得豐盛的生活享受！

丈夫： 對！對！對！

海達： 而且，我是這麼年輕美麗。

丈夫： 放心，我會實踐承諾，爲妳奉獻一切。

【兩人完成了交換樸克，狀甚滿意。】

【法官進場】

法官： 我可以加入嗎？

丈夫：          當然，我的老朋友，真的歡迎你。

【法官仍然等候海達的批准】

海達：          歡迎。

【法官坐下，拿起其中一份撲克，開始排序】

海達：          【向丈夫】你可以為我們預備小吃嗎？

丈夫：          樂意至極。

【法官與海達私語】

海達：          你應該知道，自從我們上一次談話到現在，好像隔  
了好幾個世紀。

法官：          自從上次我們的私密會面？

海達：          私密的會面。

法官：          妳不能想像自從你們去了旅行之後，我是如何想念  
著妳。過了整整六個月，終於等到妳回來了。旅行  
愉快嗎？

海達：          討厭！他認為全世界沒有比起啃書更有趣的事了，  
成天他就只會抄寫那些新書的手稿。我厭倦得簡直  
活不下去了！好吧，或者至少我目前還有一樣東西  
可以消磨時間。

【在舞台上出現一枝巨型手槍的投影，這個投影會一直不滅，存在於整場戲當  
中。】

法官：          不要用這種東西開玩笑。

海達： 老天在上，請問我還有什麼可以消愁解悶？

法官： 【遞出一張撲克，明顯是引誘海達跟他交換】我問妳，妳是否期望在旅途中，或在長途的火車旅程中有人加入為妳解解悶？

海達： 【將法官的撲克收下，換出另一張撲克】整整六個月沒有碰見一個屬於我們生活圈子的人，甚至連一個能同我談談共同興趣的人都碰不到。

法官： 換了我也會覺得是一大損失。

海達： 最不能忍受的是永無止境地陪伴著一個人，是同一個人——

法官： 但你的丈夫是個專家。

海達： 一天到晚耳朵裡聽到的全是文明演進史，早上、中午、晚上——永無止境。

法官： 連妳愛的專家也——

海達： 別再用那種令人噁心的字眼。

法官： 既然是這樣，妳為什麼仍然要繼續玩下去？

海達： 我實在玩累了，親愛的法官。我的青春消逝了——

——噢，我不應該這麼說。

法官： 妳絕不能這樣說。【一頓】那麼妳對婚姻其實是抱了一種怎樣的態度？

海達： 我的態度是——對你不存任何希望。

法官： 我所企求的僅僅是成爲一間自由出入的房間，在裡面，我會成爲女主人的心腹；當然，我還得先成爲男主人的知心友。那麼，這種三角關係，就會使三方面有莫大的好處。

海達： 【一頓】是的，在旅行期間我就一直渴望有第三者加入，可以爲我坐長途火車時解解悶——

法官： 如果這位第三者可以有共同的話題——

海達： ……

法官： 妳會跟他談得津津有味——

海達： 真的？

法官： 而且沒有半點專家的味道。

海達： 這才最重要。

法官： 那麼，這種三角關係應該成立了。【完成換牌】

【丈夫重新加入】

法官： 看來我們的牌局只欠一位朋友便可以開始了。

海達： 是。

法官： 我可以問有誰將要加入嗎？

海達： 答案自有分曉。

【情人及時趕到】

情人： 對不起，我遲到了。

丈夫、法官： 是你，很久不見了。

情人： 對。【向海達行禮】對不起，我遲到了。

【情人與海達凝望著，像定鏡一樣。】

法官： 你可以說遲到了兩年。

丈夫： 兩年前，因為生活放蕩毫不檢點自甘墮落，失去了工作、名譽，一切一切，可以說是自掘墳墓。

法官： 但聽聞你最近出了一本新書。

丈夫： 是在艾警長的家當家庭教書時所寫出來的。

法官： 是一本很有份量的著作。研究人類文明的演進史——出版了兩個多禮拜了，銷路很好，相當受重視。

丈夫： 本來，我們都可以說是朋友，也是工作上的對手。

法官： 大家都在說你在艾家痛改前非，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

【情人與海達的定鏡溶化了】

海達： 牌局終於可以開始了。

【牌局開始，玩法是要吃掉所有人的牌為之勝利。牌局的勝負按著角色的處境優勢而變化。】

丈夫： 【一頓】你這個人一向都才氣橫溢。聽說人們對你  
本書推崇備至。

情人： 這正是我的目的。其實我都是專選一些大家都肯接  
受的東西寫進書裡去。

丈夫： 聰明之極。

情人： 那我就可以盡快獲得一個教席，好使我東山再起。

丈夫： 教席？

情人： 是大學裡的教席。他們說原先是要將這教席委任給  
另一位先生，但他們看了我的新書後，便答應來一  
次面試選拔。【吃牌】

海達： 我想他們只是想找個好藉口將原來的先生送走。

丈夫： 海達！

海達： 教席當然要給最有資格的人。

【一頓】

【丈夫與海達私語，並交換牌。】

丈夫： 噢，海達，這未免太不人道了！我是結了婚的人啊！  
我們結婚——就全靠這個指望了。現在欠了一身  
債，還向姑媽借了錢。我的天，他們明明已經答應  
聘請我。

海達： 沒什麼大不了，只是一場公平的競爭罷了。

丈夫： 是我對不起你，我不應將我們的婚姻附托在還未實現的承諾上。

海達： 那麼我不可能換掉舊的鋼琴了。

丈夫： 請你暫時不要添置任何新的傢具。

海達： 我本來想飼養一匹馬。

丈夫： 馬？！不！請你不要再奢想了。

海達： 不要再說了。

【私語結束】

情人： 其實，他們還未知道我的真正實力。

法官： 真正實力？

情人： 是我的新書。

丈夫： 你可以這麼短時間之內寫完第二本？

情人： 是一部續集。

丈夫： 什麼續集？

情人： 我原書的續集。

丈夫： 親愛的，你原先的書不是已經寫到現代了嗎？

情人： 對，所以續集便要處理未來——

丈夫： 那怎么可能，你又不是未卜先知。

情人： 我一樣可以憑一些蛛絲馬跡去研究、去猜測、去推斷。如果他們讀完我的手稿，他們必然會立即聘請我，無須再浪費時間。【吃牌】

丈夫： 噢！沒望了！沒望了！

情人： 我完全明白這對你有點不太愉快。

丈夫： 你明白？

情人： 我願意等你接了聘書再發表我的新書手稿。

丈夫： 什麼？你真的不打算同我競爭了？【吃牌】

情人： 我重視的僅止於精神上的勝利。

丈夫： 海達，妳聽見嗎？太好了，我們的老朋友不會擋我們的路了！

海達： 不要傻兮兮了。

【海達與情人的私語】

情人： 海達蓋伯樂——竟然嫁給了別人，妳怎麼可以這樣作賤自己？！

海達： 這就是人生。

情人： 海達——回答我一句話。

海達： 嗯。

情人： 妳對我的友誼不是帶有一點兒愛的成份嗎？——  
連一絲，一毫一點一滴的愛都沒有嗎？

海達： 我也說不上來沒有愛。我們好像是紅塵中的知己。  
每當我回憶起往事，總覺得裡面有無限的美麗，有  
無限的陶醉，那種友誼，那種交往，不是別人可以  
夢想得到的。

情人： 海達，妳究竟有什麼樣的魔力，讓我貼貼服服地屈  
服在你腳下？

海達： 我也不知道。

情人： 那麼妳又爲了什麼跟我交往？

海達： 當一個年輕女子——趁著四下無人的時候——  
抓住了機會——

情人： 怎麼樣？

海達： 不時向世界偷看一眼——那個不准他知道的世界。

情人： 僅此而已。

海達： 部份而已。

情人： 那妳爲什麼這樣絕情，不讓我們繼續下去？

海達： 我們的友誼已經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你應該面紅，因為你是在欺負你的純潔的朋友，我不得不當機立斷！

情人： 那妳為什麼拿槍恫嚇我，卻不敢開槍？當時妳為什麼不殺了我？

海達： 因為我怕鬧得滿城風雨，影響名譽。

情人： 妳在骨子裡是膽怯極了。

海達： 這對你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如今你在艾太太的家又找到了足夠的安慰。

情人： 他對說了些事情？

海達： 一點點。你沒有對他提過我們的事嗎？

情人： 隻字也沒提，他太愚蠢了，他不會明白的。

海達： 那好，我現在卻要向你透露一個秘密。

情人： 是什麼？

海達： 我之所以不敢開槍打你——並不是因為我懦弱，在那天晚上。

情人： 噢！海達，我懂了！藏在我們底下的原因我看出來了！妳跟我——畢竟由於你對生命的渴望——

海達： 小心！別想入非非！

【私語結束，牌局繼續。】

【突然，艾太太氣急敗壞地衝了進來。】

艾太太： 我要加入。

海達： 艾太太，實在對不起。因為牌局只容納四人，那麼

———

【艾太太強將法官的牌搶到手，然後跟海達私語。】

艾太太： 海達，我們是老同學，妳一定要幫助我。

海達： 艾太太———

艾太太： 不要再叫我艾太太了，我是從家裡走出來，永遠地  
離家出走了。

海達： 妳怎可以？

艾太太： 我想不出第二條路了。我實在忍不住了，我感到孤  
單寂寞。

海達： 妳的丈夫不懂體貼你？

艾太太： 我相信他在各方面都沒有惡意的。可惜，他每一樣  
東西都叫我噁心！在思想上我們沒有一點兒共通  
的地方。我們之間沒有一丁點兒的共鳴———

海達： 他跟妳相差二十年，這也難怪。但他不是照樣喜歡  
妳嗎？

艾太太： 怎說呢？我覺得他只是將我當做一件有用的東西。  
而且養活我不是花很多錢，我是很便宜的。

海達： 但妳這樣離家出走，不怕人家閒話嗎？人言可畏。

艾太太： 我不理了。我現在只想做我認為不得不做的事。

海達： 那是什麼？

艾太太： 跟隨著他【指情人】！我要住在這裡，生活在他生活的地方，否則我難以再活下去。

海達： 妳跟他的友誼是怎樣開始的？

艾太太： 他來我的家做家庭教師——

海達： 以他的性格，我奇怪他怎會適合做家庭教師？

艾太太： 我對他有一種感化力。

海達： 真的？

艾太太： 他把從前的不良嗜好都戒掉了。我並沒有叫他這樣做，事實上我也不敢。但是他看得出我受不了那些東西，所以他就戒了。

海達： 這麼說，是妳使他重新做人了。

艾太太： 至少他自己是這麼說。而他，也把我造就成爲一個真真正正的人——教我思考，教我瞭解很多的事情。

海達： 他也爲妳上課？

艾太太： 倒不是。是他陪我聊天，上天下海什麼也聊。接著便開始了一段可愛的幸福日子。他也讓我分享他的工作——他允許我幫他的忙！

海達： 是嗎？

艾太太： 他寫的書沒有一頁不是經過我幫忙的。

海達： 實在很令人羨慕啊！

艾太太： 但我很害怕！因爲我知道在我們之間，還有一個女人，一個他從前認識，一個念念不忘的女人。

海達： 沒可能吧。他有說些什麼嗎？

艾太太： 有一次，他只是含含糊糊地說，當他們分手的時候，那個女人要用手槍打死他。

海達： 無聊！天下哪有這種人！

艾太太： 我實在害怕得很，聽聞那個女人現在都在附近，我應該怎樣做？

海達： 不要怕，這件事你絕對不可以向任何人提起，是妳我的秘密。我會幫助妳的。繼續玩牌。

**【私語結束】**

法官： 看來，我應該將我的位子讓給這位太太。

海達： 謝謝你，法官大人，你實在慷慨。

法官： 樂意之至。

【艾太太正想坐下】

海達： 艾太太，不要坐那裡，來讓我安排你的位置。

【將自己安排在情人和艾太太之間】

【四人繼續玩牌，法官則站在一旁。】

【海達、情人和艾太太的私語】

情人： 海達，妳看他【指艾太太】是多麼可愛。我們是真正的紅顏知己。彼此都有絕對的信任。

海達： 僅僅看起來可愛嗎？

艾太太： 海達，他說我是他寫作的靈感。

海達： 你想喝一杯酒嗎？

艾太太： 他是不喝酒的。

海達： 不像從前的你。

艾太太： 他現在是不喝酒的了。

情人： 對，我想堅持自己的原則。

海達： 果然是男子漢大丈夫，肯堅持自己的原則。所以艾太太，你根本沒有理由去懷疑——

艾太太： 海達，不要你，我不許你說！

情人： 你們要說什麼？

海達： 我奇怪艾太太剛才爲什麼會這樣忐忑不安，尤其是對你的爲人。【吃牌】

艾太太： 海達，不要——

情人： 原來妳懷疑我。妳對我的信心僅此而已，枉我待妳如紅顏知己。

艾太太： 海達，妳破壞一切了。【向情人】妳聽我解釋。

情人： 我現在想喝一杯了。【向海達】謝謝妳告訴我真相。爲真相乾杯。

艾太太： 不要！不要！

情人： 好，艾太太，現在告訴我實話，你的丈夫知道你跟蹤我而來嗎？你到城裡來照顧我，是你和他商量好的嗎？也許是老警長他自己催促你來的？【一頓，向艾太太】我真笨！我怎麼會這麼衝動，請你不要生我的氣，我親愛的夥伴。雖然我曾經一度倒下，現在我又站起來了！絕不會再倒下來！謝謝妳。

艾太太： 【吃掉海達的牌】噢，讚美上帝！

海達： 【保持笑容】妳幸福得我真想一把火燒死你。

【舞台的燈光暗下來，只看見海達沉默不語，全黑。只餘下投射在屏幕上的巨型手槍。】

【一頓】

【海達一人在預備全新牌局。分配完撲克後，思索一會兒，然後從自己的撲克中抽起一張放進口袋。丈夫進場，走到海達跟前，將一張撲克交給海達。】

丈夫： 妳看我手上有什麼？是他新書的全部手稿。

海達： 你怎會得到的？【收起撲克】

丈夫： 剛才我們一起參加聚會，是只有男人才可以參加的那種聚會。

海達： 發生了什麼事？

丈夫： 我們要他朗讀他的新書手稿。他毫不吝嗇地朗讀起來，越讀越起勁。海達，妳想像不到那將是什麼樣的一部洋洋巨著！我敢說它是有史以來最有價值的作品之一。

海達： 是的，是的，但我並不關心這個——

丈夫： 當他讀完那本書以後——我不得不承認，一股難受的感覺突然湧上我的心頭。我嫉妒他有這樣不凡的才華，寫得出那種書來。

海達： 然後怎麼樣？

丈夫： 然後，然後是最瘋狂的一夜，尤其是他，他可以說是不知節制，狂歡無度。他還對那位給了他靈感寫這部書的女士致最大的敬意——

海達： 他有說出他的名字嗎？

丈夫： 沒有，但我肯定他是指艾太太。

海達： 是嗎？！

丈夫： 他醉得太不像話了，行路東歪西倒。我們決定將他先送回去。混亂中，我就在路上檢到這份手稿。

海達： 你爲什麼不立即還給他。

丈夫： 我不敢——他醉得實在太離譜了！

海達： 有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丈夫： 沒有，只有我知道。爲他的名譽著想，我不能讓人知道。

海達： 現在他在哪兒？

丈夫： 他不願回去，只管跟另外兩三個傢伙溜去參加第二個宴會。讓他早上睡夠之後，我便要還給他。

海達： 不——不要還他！不用急著還他，讓我先讀一讀。

丈夫： 怎可以？你試想想那傢伙早上醒來發現稿子不見了，他會有怎樣的反應？

海達： 這種作品不能重寫？

丈夫： 不，我想絕不可能。靈感這東西，妳明白——

海達： 對。讓我處理，我會交還給他。

【艾太太進場，加入牌局。】

【艾太太與海達私語】

艾太太： 海達，我很害怕，我從昨晚一直到現在都有不詳的預感。

海達： 妳爲什麼有這樣的念頭呢？

艾太太： 我整晚都找不到他。我到過他的住處問過所有人，都沒有知道他往哪兒去了。

海達： 那因爲他昨晚沒有回家罷了。

艾太太： 但他答應過他會來找我的。我實在很害怕啊！

【情人參加牌局，並加入海達和艾太太的私語】

艾太太： 啊，你終於來了。

情人： 是，終於來了。來得太晚了。

艾太太： 什麼事情太晚？

情人： 什麼都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一切都完了。

艾太太： 究竟是什麼事？

情人： 現在我們必須分手。

艾太太： 分手？

海達： 我早就知道！

情人： 妳已經不能再爲我做什麼事了。

艾太太： 你怎能說出這種話？現在我不是一樣甘心情願地幫助你，像從前一樣？我已經離開了我的丈夫，決心

與你一起建立未來。

情人： 我不再為未來奮鬥，我也不要未來了。妳應該好好回下去，回到妳丈夫那兒，好像從來沒有遇見過我——

艾太太： 我做不到！你到那裡，我就到那裡！我不能被呼之則來，揮之則去！我要跟你一起！當這部書問世的時候我要和你在一起。

海達： 啊！對了——你的書！

艾太太： 我經常想，當你部書面世的時候，我是權利看到所有權利和尊貴集於你的身上。我必須同你一起分享快樂。這是我們的書。

情人： 我們的書永遠不會問世了！

艾太太： 永遠不會問世？！

情人： 永遠不會問世！

艾太太： 你把手稿怎麼了？

情人： 稿子——

艾太太： 哪裡去了？！

情人： 好罷——告訴你，稿子已經被我撕成了千萬張碎片。

艾太太： 噢，不，不——！

情人： 是的，撕成了千萬張小碎片，而且撒進了海灣了，  
一片一片，它們馬上就沉下去，越沉越深，就像我的生命一樣。

艾太太： 你等於是謀殺了一個有血有肉的孩子。

情人： 妳說得很對，我謀殺了一個孩子。

艾太太： 這個孩子難道不也是我的嗎？

情人： 對，我們的孩子。

艾太太： 一切都完了。海達。

【艾太太被吃掉了大部份樸克】  
【海達和情人私語】

海達： 你怎能對她這麼殘忍？

情人： 不要說這是殘忍！

海達： 她整個生命的目的被你毀於一旦，你還說不殘忍？

情人： 我坦白告訴妳。我沒有將稿子撕成碎片，也沒有丟進海裡。

海達： 真的？那麼稿子那裡去了呢？

情人： 剛才她說我謀殺了自己的兒子。

海達： 是的，她是這麼說。

情人 但我做的比謀殺親兒更壞。

海達 還有更壞的嗎？

情人： 我把孩子丟了——不知怎麼丟了，反正就是丟了。只有天才知道它現在落在誰的手。

海達： 這畢竟只是一本書。

情人： 但它是我們的命根子，是她整個靈魂的寄託。

海達： 是的，我懂了。

情人： 我和她在一起已經毫無前途可言了。

海達： 現在你打算走那條路？

情人： 一條都不走。我只想一了百了——越快越好。

海達： 你願不願意做得漂漂亮亮？

情人 漂漂亮亮？

【海達伸出手指，作成手槍狀指向情人。】

海達： 你還記得它嗎？它曾指向你的太陽穴。

情人： 那時你應該開槍的。

海達： 拿去——現在你自己隨時可以使用它。

【海達將「手槍」交給情人】

情人： 謝謝！

海達： 做得漂漂亮亮，向我保證！

情人： 再見。

【情人放棄牌局，離場。】

【海達將先前代表手稿的撲克撕成粉碎】

海達： 燒，燒，燒，燒！我要燒死你們的孩子！

【一頓】

【海達和丈夫的私語】

丈夫： 妳將他的手稿燒了？！不，不可能！妳這樣做是吞別人財產！妳怎可以這樣做？！

海達： 我勸你最好不要告訴任何人，因為我這樣做是爲了你。

丈夫： 我？！

海達： 你告訴我他讀手稿給你聽的時候，你承認你嫉妒他的成就。

丈夫： 妳怎可以把我的話當真啊！

海達： 我不能允許別人騎在你的頭上，掩蓋著你的才華。

丈夫： 那……那……

【法官進場，取代原先情人的牌局位置。海達、丈夫、艾太太和法官一起玩牌。】

法官： 我不得爲大家帶來一個令人哀傷的消息。

艾太太： 是不是他出了意外？我今日整日都有不良的預感。

法官： 恐怕他已經不久人世了。

艾太太： 噢，上帝！噢，上帝——

海達： 這麼快啊——

艾太太： 我要立即趕去，我要見他最後一面。

法官： 沒有用的，而且任何人都不許進去見他。

艾太太： 那至少告訴我到底發生什麼事？到底是爲了什麼？

法官： 他自殺死的。

海達： 這麼快？！

法官： 人家發現他的時候已經用手槍自殺了——一彈穿胸。

海達： 爲什麼不是太陽穴？

艾太太： 他爲什麼要這樣做？爲什麼要這樣做？

海達： 你怎麼知道？

法官： 是從警察署裡的一位朋友打聽來的。

丈夫： 警方插手調查？！海達！海達！怎算？！

海達： 他總算做了一件有價值的事！斬釘截鐵地向生命做了了結。他有勇氣去做——唯一正確的事。

艾太太： 他不是自願這樣做的，只不過神志不清，否則怎會撕碎自己的手稿？！

法官： 真的不尋常！

丈夫： 他本來可以傳頌後世，名垂千古的著作也永埋地下了——

艾太太： 或者我們可以將它重新拼湊出來。

丈夫： 真的？如果真的，我願意付出任何一切代價。

艾太太： 我經常都著著他口述時由我筆錄的零散稿件，全部帶在身上。但是亂七八糟——

丈夫： 如果我們能夠互相合作，去蕪存菁，提煉出原本的精髓來。我願意為這件工作貢獻一生。

海達： 你的一生？

丈夫： 是的，是我所有的時間。我自己的著書工作必須先擱置下來。海達，你知道，我們對他有愧！

海達： 也許！

丈夫： 我們必須化悲哀為力量。

艾太太： 我願意盡最大的努力。

丈夫： 那我們立即工作，否則我無法入睡。

海達： 那你們沒有興趣牌局，要退出？

丈夫： 既然有了工作的目標——

艾太太： 重新有了人生的方向。

丈夫： 我們沒法子再在這裡待下去。

【艾太太和丈夫退出。他們將自己的樸克交給海達法官，兩人繼續。】

海達： 他的自殺給人極大的自由感！出於自願，擁有無窮勇氣才能完成的壯舉，在世界是仍然是有可能的，

多麼淒美，多麼令人感動。

法官： 海達——

海達： 他必須有堅強的意志和力量，才能這樣提早離開生命的盛宴。

法官： 事實恐怕要讓妳的幻覺破滅。他的死並不是自願的。【吃牌】

海達： 不是自願？你隱瞞了什麼？到底是什麼？

法官： 爲了艾太太，我將他的死理想化了。他的屍首是在一個舞女的香閨中被發現的。不是一彈貫胸，而是打在肚子上，連腸都流出來。

海達： 啊！爲什麼是這樣醜惡！他爲什麼要上舞女的家？

法官： 他說要討還一件失竊的東西，還瘋狂地嚷著要尋回一個什麼——什麼失去了的孩子。

海達： 噢，原來如此！

法官： 還有一點是令人很不愉快的。他攜帶的手槍一定是偷來的。

海達： 爲什麼你要這樣說？

法官： 因爲那支手槍是妳的。【吃牌】我一眼就認出，我在這裡見過妳使用。

海達： 你把它帶來了吧？

法官： 沒有，警察帶走了。

海達： 警察打算怎樣處理？

法官： 尋找槍主，直到找到為止。

海達： 你想他們會成功嗎？

法官： 不會的，海達——只要我不作聲，他們就找不到。

**【吃牌】**

海達： 如果你不保持緘默，又會怎樣？

法官： 醜聞就會上門。是妳最害怕的醜聞。妳還須到法庭解釋事情發生的經過——到底是誤殺還是謀殺？

海達： 這些事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法官： 但妳必須給予一個合理的解釋，為什麼妳的手槍會在他的屍首旁出現。人們將會推出一個什麼樣的結論來？**【吃牌】**不過，妳放心，只要我不說，就絕不會有此事。**【再吃牌】**

海達： 這麼，我算是落在你手裡了。處處聽命於你，呼之則來，揮之則去，永無止境地受你擺佈了。

法官： 相信我——我不會濫用這份特權的。我起初還擔憂，我們精心安排的「三角關係」會被破壞。似乎

我這擔憂是多餘的了。

海達： 我必需對你千依百順，有求必應，是一個奴隸！我不能忍受！絕不！

法官： 人們在無可避免的時候，不都是半推半就的嗎？久而久之就習慣了。

海達： 也許。但這不是我。

【兩人繼續玩牌，海達輸掉了所有的樸克。她從口袋中抽出之前收起的樸克，放在桌面上。】

海達： 我要退出了。

法官： 妳還有最後一張。

【海達離開牌局，走向更高處，使自己可以看得更遠。】

法官： 不要走，這是妳自己設立的牌局，不可以隨便退出的。

海達： 【不語】——

【法官揭開海達最後的一張樸克，原來是最大的皇牌「葵扇A」】

法官： 海達！海達！妳不要走。

【海達不斷向上爬，往上爬。】

【海達慢慢移近高處的邊緣，像要跳下去一樣。】

海達： 我擁有最高的位置了。這是我一直要爭取得到的位置。爲的是站得更高，看得更遠，還是活得更孤獨？

法官： 海達！不要！

【燈光慢慢暗下來，只餘下那枝手槍的影像。】

【突然一聲巨大的槍聲。】

【海達懸掛在半空，失去了知覺，生命結束了。

【舞台全黑。】

【沉默】

### **終曲：角色的轉移**

【平凡女性的照片被連續地投射在舞台上，她們有不同年齡，不同階層與及不同教育背景。照片的播放像像幻燈片一樣，而每張照片都被冠以一個名字：或「娜拉」，或「海達」，或「艾太太」，或「阿爾文太太」。】

【舞台漸暗至全黑。】

【全劇完】

**第一稿完成於 2006 年 1 月 14 日**

**第二稿完成於 2006 年 3 月 11 日**